

不久前读到“星期天夜光杯”上回忆王丹凤老师的文章,时间又近劳动节,不由想起我和王丹凤老师有过的两次合作。巧的是,两次都是反映农村劳动人民生活的影片。

1958年国庆过后,领导安排我去浙江海盐县《你追我赶》摄制组报到。这是一部描写农业生产“大跃进”的艺术性纪录片,由黄宗英和浙江作家顾锡东编剧。这种艺术性纪录片根据先进事迹,以真人真事为原型,适当艺术加工,主要角色由专业演员来担任,拍摄进度“短平快”,是特定时代的产物。影片饰演主角的是王丹凤和王琪。这也是王丹凤首次在银幕上出演农村妇女的形象。在人们之前的印象里,王丹凤是《护士日记》中的年轻护士,是《雷雨》中的四凤,是《家》中的鸣凤,出乎观众意料的是,她也能塑造出农村妇女干部的形象。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王丹凤。她已穿上了戏里的服装,饰演的是一个农业

们之前的印象里,王丹凤是《护士日记》中的年轻护士,是《雷雨》中的四凤,是《家》中的鸣凤,出乎观众意料的是,她也能塑造出农村妇女干部的形象。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王丹凤。她已穿上了戏里的服装,饰演的是一个农业

实事件“车干黄金港,河底见青天”的场面,这是当时县里提出要每亩积肥1000担的指标,社员们只能抽干河里的积水,将河底的淤泥作为肥料。由于现实中的黄金港早已被车干,因此只能选择一处来加工拍摄。拍摄的那天,东方刚开始发白就要开始了,因按戏里的需要,要有夜景的气氛,只能安排在天色微明或黄昏时来拍摄,可供拍摄的时间只有三刻钟左右。请来协助拍摄的几百位农民朋友在半夜就到场进行排练,在汽灯照耀下,只见黑压压的人群扛着水车奔向河边。王丹凤饰演的女社长耕香拿着喇叭,一边高喊一边指挥调度。戏里的季节是寒冬腊月,水寒刺骨,所以女社员刚下水就缩回来,此时耕香毫不犹豫卷起裤脚带头下水,其他社员见状也纷纷下水。拍摄那天虽不是深冬,但天气也已经很冷了,王丹凤冒着寒冷斗志昂扬下到水里,把领头人的精神风貌全表现出来了,几百位农民也都跟着不怕寒冷下水,这个场面非常真实而感人。

王丹凤在农村劳动锻炼时,勤劳肯干,进步很快,这次戏里有插秧竞赛的场面,她就有了用武之地。此时已是收割过后的季节,一切都得重新布置,哪里去找秧苗呢?摄制组伤透了脑筋。我们求教于乡领导,他们就动员群众割来一大批再生稻作为秧苗。我们拍摄的面积相当大,约有六七十亩地之多,需要在这么大的面积的土地上犁田插秧,工作量相当繁重。许多农民不顾劳累,披星戴月,连夜赶工做好准备,而且还参加了影片中群众场面的拍摄。我们的演员和农民朋友在一起进行插秧比赛,真是一派“你追我赶”的热烈场面。王丹凤等不少演员都曾在农村中有过这种经历,所以插秧的动作还比较熟练,看上去个个都是生产能手。插秧需要长时间的弯腰操作,拍摄完成后演员们都腰痛背酸了好几天,王丹凤开玩笑说:“我们个个都交出了合格的答卷,这点腰痛也就算不了什么。”

一晃二十年,1978年,我接受了拍摄农村喜剧片《儿子、孙子和种子》的任务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江南一个叫丁家湾的村子里,村子并不大孩子倒不少,生产兴旺,人丁也很兴旺,为了孩子的问题,有人高兴,有人苦恼,闹出了许多矛盾和纠葛。王丹凤演多子女的妈妈张秀英,她的丈夫叫丁志富(虞桂春演),是个生产队长,有点封建思想,想要秀英生个儿子传宗接代,偏偏秀英生了三个都是女儿。这个戏人物多,孩子也多。我们从一些幼儿园选来了好多个孩子,又请了保育员来管理他们的生活,王丹凤就负责培训孩子们的表演。特别是演她女儿的几位小演员,在生活里也叫她妈妈,和她特别亲。有一天,要拍摄丁志富叫秀英再生个儿子而争吵起来的场面。由于表演逼真,几个女儿靠在妈妈的身边哭起来,妈妈气得要走,孩子们拉着妈妈,忽然都指着爸爸吵了起来。这是原来戏里没有的,演员虞桂春也感到莫名其妙,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也都乐了,可见王丹凤与这些小演员建立了多么亲密的关系!

影片是个群戏,所以演员较多,如韩非、孙景璐、程之、何麟等,大家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,有些人之前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,这次又能重上银幕,非常珍惜和兴奋。恰逢中秋佳节,白天拍戏,晚上摄

十多年前,几位老同事加酒友到山里饭店聚饮。下车还未入座,我突然感到心跳加快,脸热气喘。之前不久,我在家独酌,也有过这种情况。今已二次警告,不能不引起重视。此症乃因心血管不畅而起,饮酒过多,大喜大悲,应以为忌。从此,我谢绝群体宴乐、聚谈之事。

不过,还有网开一面之时,那就是每年大年初一,与两位老工友兄弟聚饮一回;再就是同两位文友,在春暖花开了,到山里野餐吃春。我居住之处,十多里路便进入山区。有一山叫平山,山地有一石台处较为清静,看景吃酒两相宜,我们“平山三友”,每次野餐即相聚于此。今年野餐吃春,菜食甚美!且看食单。

第一个菜:大苦菜。家乡野菜,田边地头多有生长。学名抱茎苦菜,当地俗称大苦菜、酱碟子棵。古人多喜爱苦菜,宋代刘彝赴宴“必欲主人设苦菜”;范成大诗赞晚年归隐之地“漫山苦菜食不尽,绕屋长松为四邻”;明代黄正色诗云“但得菜根俱可啖,况于苦菜亦奇逢。初尝不解回甘味,惯醉方知醒酒功”,此菜如何,还用多言吗?

第二个菜,羊角葱。家乡园蔬,鲜嫩异常,因春天长势如羊角而得名。清乾隆年间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说,立春日食春盘有“青韭芽、羊角葱”,由生长时间推算,此葱当是温

室之物。我们野餐所食是经风雨、见阳光的时鲜羊角葱,敢说其味道比当年京师温室所出者高级。此二菜须佐以甜面酱或腐乳才好。二者已备,皆产于清初苏州戴氏所创、今中华老字号玉堂酱园,蘸“春”食之,是味!

第三个菜,煮鲜笋。而今交通运输畅达,此物冬至至初夏,家乡市场皆有出售。以前吃鲜笋,多是切片、切片,炒肉煮汤,后用大块笋炖肉,感觉更好。又想到大口吃笋,把新鲜的一个毛笋切成四六分,入开水焯过,然后放入油炸、葱、姜、花椒、酱油的汤水内煮之,出锅后大口细嚼,始知食鲜笋唯此为美!家乡非产笋之地,难以品尝就地挖笋烧笋之鲜,得此一法,亦有并蛙望天见光之喜。友人食过,翌日发信犹言“鲜美无比,齿颊留香”。

第四个菜,煮“蜗牛”。家乡叫田螺为蜗楼牛,市场长年生熟有售,我多是买生者自煮。有言“清明螺蛳赛人参”“清明螺,抵只鹅”,可知季春食之最佳。然以我的经验,清明时节多怀仔螺,食之不爽,也就提前于杏花天享用,作吃春一荤。营

斋漫录》里就说:“近世多以女儿为姐。”洪迈《夷坚志·贾廉访》:“当时遣仆驰白姐姐及贾郎。”但在古代,“姐”在称谓中不仅有“姊”的含义,在有的地方还可以用来称呼“母”,《说文》中“姐”条:“蜀谓母曰姐。”

最近,我突然想到:其实在我家乡浙江东阳,“姊妹”或“姐妹”也是可以用来称呼“兄弟”的。从发音来看,东阳方言(属吴方言之一种)似更倾向于称呼“姊妹”;在用法上,“姊妹”可以包含“兄弟”在内,比如:“我家姊妹四个”的意思既可以是“我家有四个姐妹”也可以是“我家有四个兄弟姐妹”。所以,在东阳方言里,如果有人问你:“姊妹几个?”通常是包括“兄弟”在内的;如果你问“弟兄(哥哥)几个?”则不包括“姊妹”在内了。我感兴趣的是,现如今“姊妹”(包括“兄弟”在内的)的这种用法,不知使用范围有多广?除了东阳,现在还有哪些地方的人还在使用这种称谓?就这个问题,我曾请教过分别来自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等中原地区,甘肃、宁夏等西北地区,还有浙江温州、绍兴地区的同事和朋友,他们都说道当地有这种用法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:“姊妹”可以包括“兄弟”在内,但“姐妹”则不可以。这一说法不知是否成立,苦于在古代文献中找不到例子,特求教于大方之家,幸有以教我。

我在“夜光杯”上写过一篇《“兄弟”一词有多义》的小文章,文中提及古时甚至有称“姊妹”为“兄弟”的,所举的例子是《孟子·万章上》:“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,兄弟也。”当时因找不到更多的例子,以为称“姊妹”为“兄弟”一用法极为少见。最近读袁庭栋先生所著《古人称谓》,袁先生提供了另一个例子:《明史·费宏传》“宏从弟编修家,其妻与濠妻兄弟也。”袁先生特别告诫说:“这种用法虽少见,但我们也应当知道,以免误解。”袁先生说得极是。

与兄弟一样,姊妹之称,也是古今皆同。《尔雅·释亲》里说:“男子先生为兄,后生为弟”,这是对兄弟的解释;还说:“男子谓女子先生为姊,后生为妹”,意思是男子称比自己先生的女子为姊,称比自己后生的女子为妹,这固然没错,但容易造成误解。其实,在先秦时期,女子也可称比自己先生的女子为姊,比自己后生的女子为妹,这在《诗经》里可以找到例子:《邶风·泉水》“问我诸姑,遂及伯姊”。郝懿行在《尔雅义疏》里指出:《尔雅·释亲》对“姊妹”的解释不当:“女子亦谓女子先生为姊,《尔雅》略举一边耳。”与兄弟称呼不同的是,今天我们更多的是以“姐妹”用来称呼“姊妹”。袁先生指出,以“姐”代“姊”,早在唐代就有,到了宋代,这种用法已经很普遍,吴曾《能改

与王丹凤的两次合作

梁廷铎

合作社的女社长,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之前王丹凤曾在农村下放过一年,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,所以对农业劳动还比较熟悉。她虚心地向农民学习,勤奋地劳动,曾得到农民们的肯定和表扬,所以这次她的表演是有一定生活基础的。片中有根据生活里真

片中有根据生活里真

“因为有日历才忘记了日子,看了日历才知道,已经四月啦,虽然没有日历却记得日子,聪明的花儿在四月开放。”晚饭后在餐桌前照例翻着书,无意间读到金子美玲的《日记》这首诗,心中不由一颤。抬眼望向桌前,玻璃瓶里几朵牡丹,与我相对而立。昨天发现牡丹新上架某App,今天就来买了。到家没多久,倒是一点儿不拘束,层层叠叠的花瓣舒展开来,红得热烈烈烈,端端正正,美得不管不顾的。我不知诗人眼中“聪明的花儿”是否是牡丹,但是在我心里,就应该是牡丹,无它。

都说谷雨前后,牡丹最盛。每年到四月的这个时候,我都忍不住来回查看App,期待牡丹上市。这个清明假期,还专门做足公园攻略,赴浦东牡丹园,亲近牡丹。胡红、二乔、首案红、十八号、乌金耀辉、绿幕隐玉……一枝枝映入眼帘,恨不得将每朵都印在心里,细细珍藏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“二乔”,红白两色镶嵌在同一枝花朵里,一半热烈似火,一半洁白无瑕,交相辉映,分外夺目。流连在牡丹花海里,人被各色各种牡丹包围着,感受着心情也像花开一样。

大抵是“爱花及屋”,我平日里还买了许多牡丹相关的物件儿摆在家里,比如牡丹国画挂画,就连电视机的防尘罩也精心挑选了牡丹印花样式的。

不过,别看我现在如此,但如果是儿时的我穿越回来看见,一定会觉得奇怪,分明当时喜欢梅花之类的花啊?记得那时读到白居易的《买花》以“帝城春欲暮,喧喧车马度。共道牡丹时,相随买花去”描绘京城人们崇尚牡丹、争相购买的景象时,还觉得何以至此,牡丹分明有些俗气,怎还被称为国色天香?想不到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间,也开始偏爱牡丹。

最近和几个朋友聊天,还聊到我现在莫名喜欢牡丹这事,朋友调侃,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吧。我笑着捶了她下,回来端详着瓶里的牡丹陷入深思。

牡丹分明知道自己花期最长不到二十天,却不似桃花、杏花,着急早早上场演出,力争在春天拔得头筹,也不计较是否真的最后一个惊艳收场,而是甘坐冷板凳,默默做好充足准备与规划,诚恳努力排练,做到在谷雨前后如期而至,在人们都“无计春可驻”时,轰轰烈烈、美到极致地绽放,活出本色,活得敞亮,也让春天因为她有了质感与厚度。

即使如今的她局限在瓶中,也下定决心“戴着镣铐起舞”,让我无法忘却她的美,每年都惦记着她。她哪里俗气呢,倒是颇有一番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清冷与霸气。

生而为人,倘若如牡丹般,有战略定力,不被眼花缭乱的



聪明的花儿

毛其莹

惊鸿一瞥

李跃

4月18日,在金庭庄园,上午8点30分左右。

以前,见到孔雀开屏,大多数是蓝色的孔雀或是绿色的孔雀;而这只白色的孔雀,在春天里,正是发情求偶的荷尔蒙高涨时,吼声洪亮,张开洁白美丽的翅膀。瞬间,有种惊鸿一瞥的感觉。

美哉,难得一见。抓拍。镜头正对着太阳,属于逆光拍摄。

摄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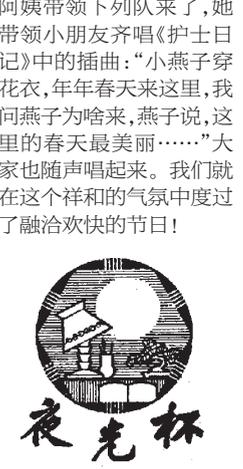
我在“夜光杯”上写过一篇《“兄弟”一词有多义》的小文章,文中提及古时甚至有称“姊妹”为“兄弟”的,所举的例子是《孟子·万章上》:“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,兄弟也。”当时因找不到更多的例子,以为称“姊妹”为“兄弟”一用法极为少见。最近读袁庭栋先生所著《古人称谓》,袁先生提供了另一个例子:《明史·费宏传》“宏从弟编修家,其妻与濠妻兄弟也。”袁先生特别告诫说:“这种用法虽少见,但我们也应当知道,以免误解。”袁先生说得极是。

与兄弟一样,姊妹之称,也是古今皆同。《尔雅·释亲》里说:“男子先生为兄,后生为弟”,这是对兄弟的解释;还说:“男子谓女子先生为姊,后生为妹”,意思是男子称比自己先生的女子为姊,称比自己后生的女子为妹,这固然没错,但容易造成误解。其实,在先秦时期,女子也可称比自己先生的女子为姊,比自己后生的女子为妹,这在《诗经》里可以找到例子:《邶风·泉水》“问我诸姑,遂及伯姊”。郝懿行在《尔雅义疏》里指出:《尔雅·释亲》对“姊妹”的解释不当:“女子亦谓女子先生为姊,《尔雅》略举一边耳。”与兄弟称呼不同的是,今天我们更多的是以“姐妹”用来称呼“姊妹”。袁先生指出,以“姐”代“姊”,早在唐代就有,到了宋代,这种用法已经很普遍,吴曾《能改

制组举行会餐。孙景璐是个热心人,她和王丹凤一起加上韩非等人自掏腰包为每个小组送上一只八宝鸭,又为每位小朋友送上一份糖果。晚上召开镜头会议后,小朋友在王丹凤阿姨带领下排队来了,她带领小朋友齐唱《护士日记》中的插曲:“小燕子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,我问燕子为啥来,燕子说,这里的春天最美丽……”大家也随声唱起来。我们就在这个祥和的气氛中度过了融洽欢快的节日!

虽是惨淡经营,仍是前赴后继。楼下面一家大众食堂,开不下去了,换了一家。初装修时,见广告牌有炒菜字样,还以为是一家小饭店。想想蛮好,有时不想烧,下去可炒几个菜。装修数十天,开张了,还是一家大众食堂,只是增设了炒菜、面条。第一次光顾是早餐。一人点了一碗咸菜肉丝面。也不知是何缘故,是我俩是日皆胃口不佳?或是味道属实太差?勉强扒拉了几口,与妻弃碗而去。还有些对不起下面条阿姨的感觉,若正好叫她老板瞧见,好端端的两碗面,几乎未动,怪刺眼的,影响生意。但反过来一想,这也是给刚开张的店一个提醒,警示:要注重口味,要给第一次上门的留下好印象。

这类大众食堂,来吃的几乎全是周边的居民,且多是不愿烧、烧不动的老人,故第一次印象尤为重要。过一段时间,妻仍不死心,又下去点了两个炒菜。一尝,与我的水平相差无几,属难以入口勉强入口一类,饱肚而已。就两次,彻底断了下去吃吃的念头。餐饮业这种同一地址上开了关了开了,“前赴后继”,随即再度“惨淡经营”之现象比比皆是。餐饮业水深,是不那么好经营的。既如此,何不下点苦功夫。不急功近利,练好内功,努力抓住回头客。否则,后继又成前赴,可叹。



我在“夜光杯”上写过一篇《“兄弟”一词有多义》的小文章,文中提及古时甚至有称“姊妹”为“兄弟”的,所举的例子是《孟子·万章上》:“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,兄弟也。”当时因找不到更多的例子,以为称“姊妹”为“兄弟”一用法极为少见。最近读袁庭栋先生所著《古人称谓》,袁先生提供了另一个例子:《明史·费宏传》“宏从弟编修家,其妻与濠妻兄弟也。”袁先生特别告诫说:“这种用法虽少见,但我们也应当知道,以免误解。”袁先生说得极是。

与兄弟一样,姊妹之称,也是古今皆同。《尔雅·释亲》里说:“男子先生为兄,后生为弟”,这是对兄弟的解释;还说:“男子谓女子先生为姊,后生为妹”,意思是男子称比自己先生的女子为姊,称比自己后生的女子为妹,这固然没错,但容易造成误解。其实,在先秦时期,女子也可称比自己先生的女子为姊,比自己后生的女子为妹,这在《诗经》里可以找到例子:《邶风·泉水》“问我诸姑,遂及伯姊”。郝懿行在《尔雅义疏》里指出:《尔雅·释亲》对“姊妹”的解释不当:“女子亦谓女子先生为姊,《尔雅》略举一边耳。”与兄弟称呼不同的是,今天我们更多的是以“姐妹”用来称呼“姊妹”。袁先生指出,以“姐”代“姊”,早在唐代就有,到了宋代,这种用法已经很普遍,吴曾《能改

虽是惨淡经营,仍是前赴后继。楼下面一家大众食堂,开不下去了,换了一家。初装修时,见广告牌有炒菜字样,还以为是一家小饭店。想想蛮好,有时不想烧,下去可炒几个菜。装修数十天,开张了,还是一家大众食堂,只是增设了炒菜、面条。第一次光顾是早餐。一人点了一碗咸菜肉丝面。也不知是何缘故,是我俩是日皆胃口不佳?或是味道属实太差?勉强扒拉了几口,与妻弃碗而去。还有些对不起下面条阿姨的感觉,若正好叫她老板瞧见,好端端的两碗面,几乎未动,怪刺眼的,影响生意。但反过来一想,这也是给刚开张的店一个提醒,警示:要注重口味,要给第一次上门的留下好印象。

这类大众食堂,来吃的几乎全是周边的居民,且多是不愿烧、烧不动的老人,故第一次印象尤为重要。过一段时间,妻仍不死心,又下去点了两个炒菜。一尝,与我的水平相差无几,属难以入口勉强入口一类,饱肚而已。就两次,彻底断了下去吃吃的念头。餐饮业这种同一地址上开了关了开了,“前赴后继”,随即再度“惨淡经营”之现象比比皆是。餐饮业水深,是不那么好经营的。既如此,何不下点苦功夫。不急功近利,练好内功,努力抓住回头客。否则,后继又成前赴,可叹。

虽是惨淡经营,仍是前赴后继。楼下面一家大众食堂,开不下去了,换了一家。初装修时,见广告牌有炒菜字样,还以为是一家小饭店。想想蛮好,有时不想烧,下去可炒几个菜。装修数十天,开张了,还是一家大众食堂,只是增设了炒菜、面条。第一次光顾是早餐。一人点了一碗咸菜肉丝面。也不知是何缘故,是我俩是日皆胃口不佳?或是味道属实太差?勉强扒拉了几口,与妻弃碗而去。还有些对不起下面条阿姨的感觉,若正好叫她老板瞧见,好端端的两碗面,几乎未动,怪刺眼的,影响生意。但反过来一想,这也是给刚开张的店一个提醒,警示:要注重口味,要给第一次上门的留下好印象。

这类大众食堂,来吃的几乎全是周边的居民,且多是不愿烧、烧不动的老人,故第一次印象尤为重要。过一段时间,妻仍不死心,又下去点了两个炒菜。一尝,与我的水平相差无几,属难以入口勉强入口一类,饱肚而已。就两次,彻底断了下去吃吃的念头。餐饮业这种同一地址上开了关了开了,“前赴后继”,随即再度“惨淡经营”之现象比比皆是。餐饮业水深,是不那么好经营的。既如此,何不下点苦功夫。不急功近利,练好内功,努力抓住回头客。否则,后继又成前赴,可叹。

「惨淡经营」戒

黄崇义